

安东尼·霍普 著

卢宫秘史



安东尼·霍普 著

卢宫秘史

主万 叶扬 叶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hony Hope
THE PRISONER OF ZENDA
RUPERT OF HENTZAU

根据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26年初版本译出

卢 宫 秘 史
〔英〕安东尼·霍普 著
主 万 叶 扬 叶 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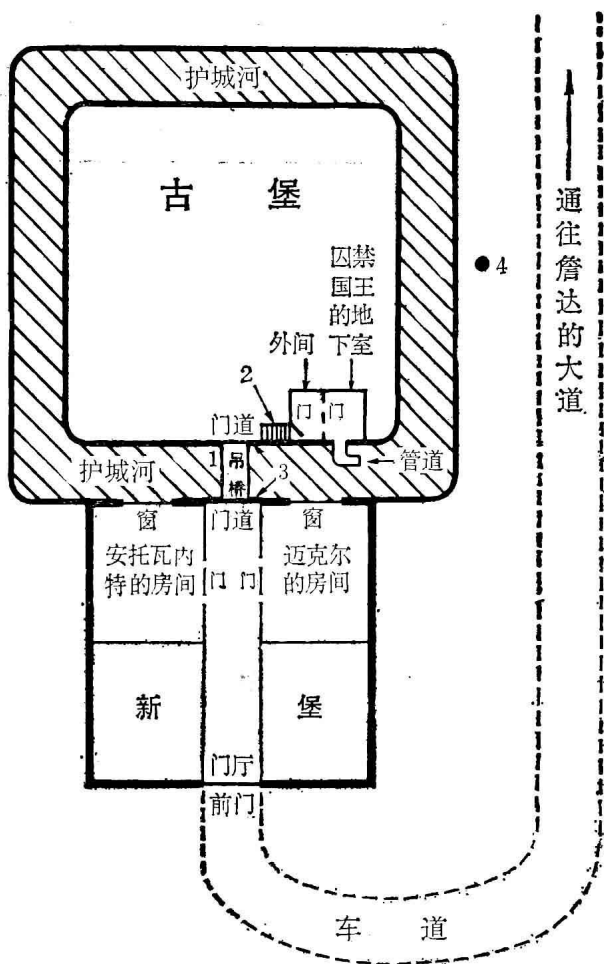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5 插页 3 字数 326,000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800 册

ISBN7-5327-1227-3/I·719

定价: 8.5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詹达堡平面图



1. 拉森代尔隐藏处
2. 通往囚禁国王的地下室的石级
3. 从吊桥旁边向下通往护城河边的台阶
4. 护城河畔的树



Anthony Hope

目 次

詹达堡的囚徒

第 一 章	拉森代尔家族——顺便也提一提 埃尔夫伯格家族·····	3
第 二 章	谈谈男人头发的颜色·····	11
第 三 章	与一位远亲欢聚的一晚·····	20
第 四 章	国王如期返回京城·····	31
第 五 章	替身演员历险记·····	40
第 六 章	地窖里的秘密·····	49
第 七 章	王上歇宿在斯特莱尔索·····	58
第 八 章	白皙的表妹和黝黑的兄弟·····	67
第 九 章	茶桌的新用途·····	78
第 十 章	一个坏蛋的千载良机·····	90
第 十 一 章	猎取一头特大的野猪·····	100
第 十 二 章	我接待了一位来客，并设下了玉 饵香钩·····	110
第 十 三 章	改良的雅各天梯·····	120
第 十 四 章	城堡外的一夜·····	129
第 十 五 章	我和一个魔鬼交谈·····	138

第十六章	孤注一掷的计划·····	148
第十七章	年轻的鲁珀特夜半行乐·····	157
第十八章	直捣虎穴·····	165
第十九章	森林中狭路相逢·····	173
第二十章	囚徒与国王·····	181
第二十一章	但愿爱情就是一切! ·····	191
第二十二章	现在、过去——还有将来? ·····	200

鲁珀特·亨索

第一章	王后的诀别·····	213
第二章	一座不见一辆出租马车的火车站·····	228
第三章	重访詹达堡·····	240
第四章	护城河上的旋涡·····	254
第五章	国王的接见·····	269
第六章	王后的追随者们承担起的艰巨任务·····	286
第七章	猎人西蒙捎来的口信·····	302
第八章	猎犬鲍里斯发作起来·····	318
第九章	国王安息在猎场小屋里·····	332
第十章	国王在斯特莱尔索·····	347
第十一章	总理夫人看见的情景·····	363
第十二章	当着他们大家的面! ·····	376
第十三章	一位备用的国王·····	388
第十四章	消息传到了斯特莱尔索·····	402
第十五章	萨普特上校的消遣·····	415
第十六章	国王大街上的人群·····	431

第十七章	年轻的鲁珀特和那个戏子.....	445
第十八章	国王的胜利.....	461
第十九章	为了我们的爱戴和她的名誉!	477
第二十章	天意难违.....	494
第二十一章	那场梦应验了.....	511
译后记		518

詹达堡的囚徒

第一章

拉森代尔家族——顺便也提一提 埃尔夫伯格家族

“我真不知道，鲁道夫，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打算去做点
儿事？”我嫂嫂说。

“我的好萝丝，”我放下蛋匙^①回答说，“我到底为什么
非得去做点儿事呢？我的境况挺舒服。我有一笔差不多足
够我花的收入——从来没有谁的收入是完全够他花的，这
个你知道。我的社会地位也很叫人羡慕。我是伯莱斯顿伯
爵的弟弟，又是他夫人那位顶顶妩媚的女人的小叔。想想
看，这还不够吗？”

“你都二十九啦，”她说，“还什么事也没做过，只是
——”

“只是游手好闲，是不是呢？这是实话。我们家的人用
不着做事。”

我这句话可把萝丝惹火了，因为大伙全都知道（所以提
起这个事实也没什么害处），她本人虽然娴雅漂亮，她家的
门第却比不大上拉森代尔家。她除了种种标致迷人的地方
之外，还拥有一大笔财产，而我哥哥罗伯特也很聪明，并

不计较她的家世。说起家世门第，萝丝下面这句话的确很有几分道理。

“名门望族往往比其他人家更坏，”她说。

听到这话，我抹了抹头发。我很清楚，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真高兴，罗伯特的头发是黑的！”她大声说。

正在这会儿，罗伯特走进房来。他总在七点钟起床，早饭前做点事。他朝妻子望了一眼，看见她脸蛋儿微微泛着红色。他亲昵地轻轻拍拍她的脸。

“什么事啊，亲爱的？”他问。

“我什么事也不做，又生着红头发，这叫她很反感，”我用受了委屈的音调说。

“噢！他当然拿自己的头发没办法，”萝丝承认说。

“我们每一代人里一般总有一个是红头发，”我哥哥说。“鼻子也是这样。鲁道夫可是两样都具备了。”

“但愿这些特征不再出现就好啦，”萝丝说，她脸上还气得发红。

“我自己倒挺喜欢这样，”我说，一面站起身来，朝着阿米莉亚伯爵夫人的画像鞠了一躬。

我嫂嫂很不耐烦地叫了一声。

“我希望你把那张画拿掉，罗伯特，”她说。

“亲爱的！”他喊起来。

“我的天哪！”我加上一句。

① 吃嫩白煮蛋用的小匙。

“那样人家也许就会把这件事忘了，”她往下说。

“没那么容易——还有鲁道夫在哩，”罗伯特摇摇头说。

“为什么要忘掉？”我问。

“鲁道夫！”我嫂嫂喊了一声，脸红得好看极了。

我哈哈大笑，又吃起蛋来。我总算暂时搁置起了这个问题：要是我非得做事的话，我该做些什么事。为了结束这场争论——我必须承认，也是为了再气气我那位严厉的小嫂嫂——我说：

“我自己倒挺喜欢是埃尔夫伯格家的人。”

我看小说的时候，总把解释说明的部分跳过去不看，可是等到我自己提起笔来写小说的时候，却发现非得解释一番不可。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我必须解释一下我嫂嫂为什么对我的鼻子和头发感到恼火，我又为什么很冒昧地自称是埃尔夫伯格家的人。因为，我有必要说明，尽管拉森代尔家族好多代都赫赫有名，可是乍看起来，我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并没有理由夸口说自己跟那个更为显贵的埃尔夫伯格家族有什么亲戚关系，或者自命为那个王室中的一员。卢列塔尼亚和伯莱斯顿之间，斯特莱尔索的王宫或是詹达古堡和伦敦西区公园巷三〇五号之间，究竟有什么瓜葛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不过我得把话说在前面，这一来我就不得不重新提起亲爱的伯莱斯顿伯爵夫人巴不得忘却的那件丑闻了。话说一七三三年，乔治二世^①在位，一时海

① 乔治二世(1683—1760)：英国国王，一七二七年即位，与其子 弗德里克·路易(即威尔士亲王)不和。

内升平，国王和威尔士亲王也还没有彼此反目。这时有位王子，就是后来史称卢列塔尼亚的鲁道夫三世的那一位，到英国朝廷上来访问。这位王子是个身材高大、容貌英俊的年轻人，最突出的地方是（也许是一个缺陷，我没资格来下判断），生着一个又长又尖的挺直的鼻子和一头深红色的浓发——事实上，也就是埃尔夫伯格家族从古到今世代相传的鼻子和头发。他在英国呆了几个月，受到了最最优厚的礼遇，可是临了，他却很不光彩地离开。因为他和一位贵族进行了一场决斗（他把自己的地位问题完全撇开，据认为这是他极有教养的表现）。这位贵族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很有名气，不光是因为他自己的种种优点长处，还因为他有一位非常美貌的妻子。在那场决斗中，鲁道夫王子受了重伤，痊愈之后就被卢列塔尼亚大使派人巧妙地偷偷护送回国，这位大使已经被他闹得很头痛了。那位贵族在决斗中倒没受伤，可是交锋的那天早上天气阴冷潮湿，他受了严重的风寒，竟然一病不起，在鲁道夫王子离开之后半年，还没来得及和他妻子重修旧好，就下世了——又过了两个月，他妻子给伯莱斯顿家生下了一位继承爵位和采邑的后代。这位夫人就是阿米莉亚伯爵夫人，我婆婆想要从公园巷住宅的客厅里拿掉的也正是她的肖像。她的丈夫是第五代伯莱斯顿伯爵和第二十二代拉森代尔男爵詹姆士，这两个封号都载入了英国贵族名册。他还是一位嘉德勋位骑士^①。至于鲁道夫呢，他回到了卢列塔尼亚，结了婚，登上了王位。从那时直到眼下这会儿，他的直系子孙一直坐在王位

① 嘉德勋位(the Garter)：英国骑士的最高勋位。

上——其中只有一次短暂的间隔^①。最后还要一提的是，如果您去浏览一下伯莱斯顿家的画廊，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内的五十来张肖像中，你会发现有五六位（其中包括第六代伯爵）与众不同，生着又长又尖的挺直的鼻子和一头深红色的浓发。这五六位还生着蓝眼睛，而在拉森代尔家族中，黑眼睛是较为常见的。

这就是我要作的解释，我很高兴这样就把它讲完了。贵族世家血统上的污点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我们听说到那么多的这类遗传的事，又是天底下最微妙的诽谤材料；它嘲笑了人们的谨慎检点，在“贵族名册”的字里行间留下了些古怪的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嫂嫂，肯定是由于一种她本人所特有的缺乏逻辑性的短处（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再拿这一点去指摘所有的女性了），把我的相貌几乎看成是应当由我自己负责的一个过失，根据这种外表迹象，不分青红皂白就臆测我内在的品质，可是这些品质我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为了想证实她这种不公正的论断，她指摘起我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来。不过，且不管她怎么说，我却过得很快乐，而且还增长了不少学识。我进过一所德国中学和一所德国大学，德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纯熟。我的法语也讲得轻松自如，我还懂一点儿意大利语，而我的西班牙语足够容我咒骂发誓。我自信剑术虽然算不上出类拔萃，但也相当厉害。我还有一手好枪法。随便什么可以骑在胯下的牲口我都能够驾驭；我的头脑冷静沉着，不比任何人差，虽然

^① 指本书主人公，“我”，鲁道夫·拉森代尔后来假扮国王的那段时间。

外面覆着一头火红的头发。要是你们认为我应该把时间花在有益的工作上，我只好一笑置之，没什么话可说，除了告诉你们，我父母本不该给我一年留下两千英镑，还让我生性游手好闲。

“你和罗伯特两人的区别就在于，”我嫂嫂说，她是常常上台讲话的（老天保佑她！），不过更为经常的是摆出一副好象在台上讲话的气派，“他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所带来的义务，而你却只看到自己的地位所带来的机会。”

“亲爱的萝丝，对于一个有气魄的人说来，”我回答道，“机会就是义务啊。”

“胡说八道！”她把头一昂说。停了片刻，她又说下去，“眼下，雅各布·博罗代尔爵士提出的正是你也许能够胜任的差事。”

“万分感谢！”我咕哝道。

“再过六个月，他就要当大使了。罗伯特说他可以肯定，他会收下你当一名随员。鲁道夫，接下这份差事吧——也让我高兴高兴。”

我嫂嫂对于我这样一个懒鬼本来不必负任何责任，但是这时却为了我蹙起漂亮的眉毛，扭着一双小手，眼睛里一副渴望的神情；她这样来跟我提这件事，使我不由得惭愧起来。再说，我觉得去担任她提到的这个职务也许可以消磨时间，得到些相当不错的乐趣，于是我说道：

“亲爱的嫂嫂，要是这六个月内不发生什么意外的周折，而雅各布爵士又来邀我，那么鬼才不跟着雅各布爵士去呢！”

“哦，鲁道夫，你真好！我太高兴啦！”

“雅各布爵士要上哪儿去？”

“这会儿他还不知道，不过驻地肯定不错。”

“夫人，”我说，“为了你，即便是个很寒伧的公使馆，我也去。我做起事来向来是说一不二的。”

就这样我作出了承诺。不过六个月毕竟是六个月，想起来似乎还无穷地遥远，只要我和我未来的鳃勉从公的生涯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时间隔着（我想当随员总得鳃勉从公，不过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始终没有当上雅各布爵士或是哪个别人的随员），我就要想方设法称心如意地消磨这一段时间。这时我忽然动了念头，要上卢列塔尼亚去观光一下。说来也许奇怪，我竟然还从来没有访问过那个国家。我父亲一直反对我去，尽管他自己对埃尔夫伯格家族也心怀好感，所以才给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我，起了一个埃尔夫伯格家的大名：鲁道夫。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哥哥在萝丝的怂恿下，继承了家里的传统观念，认为应该远远避开这个国家。可是从我想到卢列塔尼亚的那时刻起，我就好奇得了不得，急着想去看看。说到头，红头发和长鼻子并不是埃尔夫伯格王室所专有的，而那段古老的逸事似乎是个站不住脚的荒谬理由，并不能阻拦我去见识一下一个非常有趣和重要的王国。这个王国在欧洲历史上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如果有个年轻有为的君主执政，也许还会再一次发挥重要作用。据说那位新即位的国王就是这样一位君主。据《泰晤士报》报道，鲁道夫五世在最近三周之内即将在斯特莱尔索加冕，届时将举行盛大的典礼。我看到这则消息，